

# 我和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 朱徐迅

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  
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70年是一部伟大的崛起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经历无数次磨砺后，我们的祖国以其坚强不屈的脊梁高高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70年是整整两代人的青春热血，我们的父母亲与爷爷奶奶用他们最富有活力与创造力的岁月与我们的祖国荣辱与共。是他们的艰苦奋斗换来了祖国的欣欣向荣，也是祖国的繁荣发展让我们这些小家在积极健康的大环境中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

70年，由无数个小家于一些细微之处的变化交融在一起，见证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革与新生。是人们生活中如萤火之光的幸福感汇聚在一起，成就了这样一部伟大的复兴史。

我虽未亲眼见证祖国这70年的蓬勃发展，但从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得以领会这其中蔚为壮观的景象。

我于1993年出生在县城妇保院，父亲抱着我坐上了票价0.8元的桐琴车回到离县城约12公里外的王山头村。奶奶在村口接过襁褓中的我感慨道：现在公交车可真方便，半个小时就到家了。但在我爷爷的口中，永武一线也是近几年才修通。他们年轻时想去县城或者集市购买种子化肥只能靠走，需要翻过几座山头。再后来政府又修通了永武二线，冬天还蒙蒙亮的时候永康车就到我们村

口，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需要走一公里去永武一线赶桐琴车了。而现在，永武一线、二线已经严重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汽车数量，永武四线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这70年来，从需要靠腿走扁担挑的羊肠小道，到堪堪供自行车通行的石子路，再到现在双向六车道的永武四线，祖国的发展就如这一天一个速度的交通一样，带领着我们走上康庄大道。

清明节当天，爷爷带上我们全家，挑着装满祭品的箩筐，来到曾祖父母的坟前给他们祭扫。在爷爷的只言片语中得知，曾祖父曾受政府征召修源口水库大坝。在当时那样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给政府工作管吃住还能挣工分已经算是比较不错的活计，也能给家庭减轻负担，补贴家用。到爷爷成年的时候，村里已经分田到户。家家户户只要有勤劳的双手就能在自家田地里挣出温饱，再加上奶奶是人民教师，每月的工资还能给家里的三个孩子添点荤腥。家里有了我以后，正好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从南边刮过来。政府立刻做出决断，招商引资，在我们村里做试点。一座座厂房在村子周围拔地而起，伴着机器的轰鸣声，爸妈每个月总算是有了不错的收入。在满足日常开销之后，我们还制定了全家每年出去旅游一次的计划。而现在，粗放型的工业生产慢慢展现出了它的弊端。国家从又快又好的发展转变到又好又快的理念，节能减排，让我们的生活不再只是停留在物质层面，还要给我们的下

一代留下绿水青山。这70年，是从忍饥挨饿到精神丰富的人民生活质量的转变。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我们不再满足于物质的富足，更要追求精神层次的充实。

都说想要看一个国家的转变，最准确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观察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变化。画面一：爷爷奶奶结婚前并没有见过对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直接把这对年轻男女托付给了从未有过交集的另一半。婚礼很简单，不过是几包糖果，两瓶酒的聘礼以及几桌简单的酒席。掀开红盖头后，往后余生，风里雨里都是第一次见面的你。

画面二：爸妈是上学时没敢多说几句话的初中同学，后来因缘际会又遇到了一起。爸爸发现当时的小麻雀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妈妈看爸爸的眼神也从平淡变成了羞涩。就这样两人又有了联系，回家约起双方家长吃了一顿饭就算是见过父母。爸妈的婚礼在当时很时髦，联系了上海的亲戚去看了外滩和东方明珠。回到村里当天简单办了几桌酒席拜了一下天地就算礼成了。

画面三：我与未婚妻是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当时只觉得怎会有如此好看又懂事的女生，我一定要让她成为我的妻子。通讯的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是我追求爱情的最大助力，也是我们相识相知相爱的催化

剂。确定下关系以后我们去对方家里吃了饭得到长辈的认可。接下来的事情水到渠成，我们选择了浪漫的艳遇之都丽江拍了婚纱照，在国庆节的时候订婚，再到现在祖国母亲70周年之际筹备婚礼，寻求亲人好友的祝福。

我和我的祖国，体现的不仅仅是GDP的飞速增长，城市里的高楼林立，工厂里的机器轰鸣，小区里的健身设备，付款时的叮咚声响。更多的是体现在家中的冬暖夏凉，爸妈不用扛气罐上高楼；体现在不出门而可吃天下，不去学校也可听老师讲课；体现在爷爷奶奶得病敢求医，隔夜饭菜舍得倒以及对过去苦难生活的一声声感慨中。

我们的祖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每一个平凡的岗位，每一个普通的家庭，每一台平稳运转的发动机建设成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党是摩天大楼中的钢筋混凝土，我们是不可或缺的砂石料。

苏步青说过：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用不着等待什么特殊机会，他完全能够在自我的岗位上表现自我对祖国的热爱。

## 《我和我的祖国》· 征文大赛



武义农商银行

协办

## 父子两代医生缘

□ 番共木

我与武医的故事得从我父亲说起，父亲3岁时玩耍意外摔伤，导致右手残疾，先后干过理发、油漆、烧窑等多个工种，均因为右手的缘故，没能长久做下去，受尽了祖父的冷嘲热讽。1970年一个晚上，父亲在大队文书那里听到了一个让他异常兴奋的消息，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被推荐去上大学了，父亲心想：上周这么大的村，总还需要一个赤脚医生吧，我的机会来了。于是，鼓足勇气跑到大队支书那里支支吾吾的说：“书记，金火去上大学了……，咱村里这么多人口……，总需要一个医生的，……就让我去学赤脚医生吧……”。“大队里还要商量下”。大队支书冷冷的扔下这么一句话。父亲被泼了一盆冷水。不知是大队领导出于对贫农成份的认可还是对父亲残疾的怜悯，大约过了4、5天，大队支书突然来到父亲家，递给父亲一个旧的发黄的药箱，语重心长对我父亲说：“田兴啊，大队昨天开会决定让你去学习赤脚医生，你要用功学好医术，回来好为乡亲们看病，你下个月就去武义县人民医院报到学习吧，学习期间工分就按每天8分计算……”大概是惊喜来的太突然了，父亲愣在那里很长时间，老支书走了父亲居然都不知道。从父亲小心翼翼的接过药箱那一刻起，我家就与武医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年，父亲20岁。

父亲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了一个月时间，生怕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被人抢去，终于到了去武医报到的约定时间。父亲文化程度低，只有高小毕业，又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医学基础知识，刚开始接触枯燥的医学知识特别累，心里也曾经打过退堂鼓。但是转念一想改变命运的可能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所以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他每天都起得特别早看书，打扫卫生、烧开水、这些活也抢着干，胡老师、钱老师等带教老师看这位小伙子这么刻苦、肯干，也特别喜欢教他，“酒精棉球罐子的盖一定要朝上，注射部位要消毒，……”老师们总是一遍一遍不厌其烦教这位零基础的徒弟。父亲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加上老师的谆谆教导，反倒比初中、高中毕业的赤脚医生甚至是中专生进步的更加快，短短几个月时间居然掌握了很多农村常见病的诊疗知识，好几次医院组织的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父亲的右手在平时医疗工作中影响也没有那么明显，打针、听诊……这些基本的操作在左手的协助配合下也基本跟常人无异。后来轮转到外科，他就没有去，因为他知道缝合、丝线打结……这些复杂的操作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外科没有学习成了父亲一直以来的遗憾。很快一年时间过去了，村里集体经济薄弱无力供养加上村里患病的人比较多，大队支

书就让父亲回去了。

1971年的农村，西医匮乏、环境卫生差、农民健康意识差，村里患各种疾病的村民离奇的多，这反倒给刚回到村里工作的父亲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展示拳脚的舞台，父亲在武医学的知识派上了用场，肺结核、肺炎、麻疹……很多目前已经比较罕见的疾病在父亲的诊治下都逐渐痊愈，服务态度好、收费低廉且随叫随到，没过几年，父亲已经成为十里八乡的“名医”，很多隔壁村甚至隔壁乡的患者慕名而来，每天都络绎不绝，名噪一时。母亲年轻时娇小貌美，来家里探亲者很多，有乡干部、有教师、有卫生院的医生，大概正是因为父亲的医德和名气，从众多的追求者中脱颖而出，外公和母亲最终选择我父亲作为上门女婿。1975年，母亲生下我哥，1979年母亲生下了我。

1994年，我桃溪中学初中毕业考上中专，从小的耳濡目染加上对父亲的崇拜，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金华卫校永康分校社区医学专业。录取通知书下来后，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想一来他为了儿子从此跳出农门而高兴，二来也为了他的事业后继有人而开心。三年后，也就是1997年，我选择实习医院时毅然选择了武义县第一人民

医院，那里是我父亲学习过的地方，那里有我的根！经过一年时间内、外、妇、儿、五官等多个科室的轮转实习，我被分配到南部山区一个卫生院走上了工作岗位，穿上了白大褂成了一名医师，细细数来也已20余载。很多当时的带教老师如贾雪峰、倪文仙等现如今都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大专家。

如今，父亲已经70岁高龄，仍然奋战在临床第一线。从医50余年，他每天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从未发生明显的医疗差错和事故。我想正是当年他在武医刻苦学习医疗技术和武医带教老师的严格教导才让他能够学会治病救人、为一方老百姓服务。也正是当年他走上学医这条路能够让他自食其力、养家糊口，让我们兄弟俩从小衣食无忧，顺利完成学业。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已经深深的影响了我家几代人的命运。

襁褓中的小女儿一声清脆的啼哭打乱了我的思绪，她还会不会继续踏着前辈、父辈的足迹，走上漫漫的学医路？是否还会和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有不解的情缘……



我与武医的故事

庆祝县第一人民医院八十华诞

增强民族忧患意识，维护祖国和平统一  
创建文明和谐城市，做文明有礼武义人